

談安大簡《詩經》「寤寐求之」、「寤寐思服」、 「為絺為綌」

季旭昇

(山東)聊城大學

摘 要

本文對安大簡《詩經》的「歸」字讀為「寐」的聲韻問題進行了一些補充；據「寤寐思懷」的「懷」讀為「服」，提出《上博五·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「狄人之懷者七百邦」（競3+競8）的「懷」應改讀為「服」。又據安大簡「為絺為綌」的「綌」字左下从「希」指出此「希」字應讀「綌」，並指出《孔子詩論》的「絺」字左下也應該从「希」，不應該从「丰」。

關鍵詞：寐、歸、懷、絺綌、希

Abstract

This paper makes some supplements to the phonological issue of reading the word “歸” as “寐” in *The Book of Songs* collected in *Anda I*, and suggests that “懷” in “狄人之懷者七百邦” (*The Advice of Bao Shuya and Xi Peng* collected in *ShangboV*, Slip 3+Slip 8) should be read as “服” according to “懷” read as “服” in “寤寐思懷”. Also, according to the bottom left of the word “綌” in “為絺為綌” on *Anda I* bamboo slips,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word “希” should be read as “綌”, and th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word “絺” in *Confucius Poetics* should also be formed by “希”, not by “丰”.

Key words: 寐 (mèi), 歸 (guī), 懷 (pī), 絺綌 (chīxì), 希 (xī)

一 悟歸求之

安大簡《詩經》簡 1-2「要翟吾女，悟歸求之」，今本《毛詩》作「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」。原考釋云：

「悟」，从「人」，「吾」聲，亦見於《上博四·曹》簡二四，可能是「伍」之異體。《集韻·莫韻》：「逕、迕，遇也，亦作悟。」與簡文「悟」未必是一字。「悟」「寤」諧聲可通。「歸」見於《包山》簡一四六、《郭店·六德》簡三、《上博六·天甲》簡一一、《清華叢·赤鰲》簡七等，从「爿」「帚」，即「寢」字異體。《毛詩·魏風·陟岵》第二章有「行役夙夜無寐」句，簡本「寐」亦作「歸」。毛傳：「寤，覺。寐，寢也。」《淮南子·墜形》「寢居直夢，人死為鬼」，高誘注：「寢，寐也。」楚文字「寐」字有一種形體作𦵏（《上博五·季》簡一〇），又从「帚」（寢）。秦朝焚書坑儒，典籍失傳，至漢代口耳相授，漢代學者可能見到了「寐」字从「帚」的寫法，把「寢」誤認是「寐」；又因「寢」「寐」互訓，意義相同，於是「寤寐」就變成了「寤寐」。或說以楚簡「寢」作「歸」例之，楚國文字「寐」可能或作「歸」，疑簡本「歸」是「歸」之誤。¹

對於原考釋所主張「歸」可能是「歸」的誤字，學者或有不同意見。「西南大學安大簡詩經讀書班」開泰齋在九月二十八日的發言以為「歸」旁的「帚」用作「歸」字，讀「歸」聲，因此「歸」應該是形聲字，「帚（歸）」聲屬見母，與「寐」聲屬明母，在楚方言可以通：

剛才說到「悟歸求之」的問題，有一個大膽的想法：也許「帚」就是用作「歸」字。下文《殷其雷》「歸」字就寫作「逕」字，可以為證。如果那樣的話，參考《關雎》「左右教之」即「左右芼之」的異文，我們可以說「歸」聲字可以與「寐」字相通。

《說文·女部》：「楚人謂女弟曰媼。从女，胃聲。」《春秋公羊傳》曰：「楚王之妻媼。」《玉篇·女部》：「媼，楚人呼妹。」《說文·口部》：「喟，大

¹ 黃德寬、徐在國主編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8月），頁71。以下見於此書者，不再出注。

息也。从口，胃聲。噴，或从貴。」然則寐之於从歸之寐，猶沫之於𩇛、猶妹之於媯也。《說文·水部》：「沫，洗面也。从水，未聲。」《玉篇·面部》：「𩇛，洗面也。」兩字為異體。然則寐之於从歸之寐，猶沫之於𩇛、猶妹之於媯也。

根據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（安大簡是楚簡），我們知道見母跟明母相通，至少在楚方言如此。

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歸，遺也。」朱駿聲：「歸，假借為饋。」
《釋名》：「鬼之為言歸也。」

再大膽聯想一下：鬼和魅應該是同源詞喲。

開泰齋舉的「媯／妹、噴／𩇛、𩇛／沫」，這些異稱或異體字的例證，確實很能說明見母與明母相通，「歸」可以讀「歸」，聲的問題應該可以解決了。

開泰齋說「帚」就是用作「歸」，並沒有提出確證。其實，更精細地說應該是：「帚」字可以讀成「彗」字的音，而「彗」字又與「歸」字的讀音相近，因此「帚」字可以讀成「歸」是沒有問題的，裘錫圭先生在〈殷墟甲骨文彗字補說〉一文中說：

甲骨文「歸」字作「歸」，似應為从「𠂔」（卜辭多用作「師」）「帚」聲之字（《說文》以為「歸」字「从止，从婦省，𠂔聲」，恐不可信）。此「帚」旁大概就讀「彗」的音。「彗」是匣母祭部字，「歸」是見母微部字，聲韻皆近，所以可以相諧。【編按：此文採「彗」為祭月部字說（月部的「雪」从「彗」聲），今按宜从「彗」為脂部字說（「彗」、「惠」聲通之例很多），脂質部與微物部關係密切。古音質緝二部關係也很密切，故緝部的「習」本从𠂔（彗）聲，「彗」古文作「簪」，从「習」聲。】²

裘文以為「帚」在甲骨可讀「彗」，故甲骨「歸」應釋為从𠂔、彗聲。「歸」屬見紐微部、「彗」有「于歲切」一讀，屬匣紐月部。「彗」「歸」聲同屬喉牙，

² 裘錫圭〈殷墟甲骨文彗字補說〉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論文集·1·甲骨文卷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6月），頁427。

韻可旁對轉。據此，安大簡「偕歸求之」的「歸」从「月」「帚」聲，「帚」讀如「歸」，而「歸」「寐」上古音都屬微部，見紐與明紐關係密切（或者為複輔音關係），因此「歸」字可以讀為「寐」，不必看成寫錯字。

在開文所舉例子外，戰國楚文字中見紐與明紐關係密切，還有其他的證據。上博四《昭王與龔之睪》簡 9-10「天加禍於楚邦，息（霸）君吳王身至於郢，楚邦之良臣所瞽骨」，「瞽」字陳劍先生（〈上博竹書《昭王與龔之睪》和《東大王泊旱》讀後記〉）以為「瞽」从「戠」聲可讀為「暴」：

「瞽」字从日「戠」聲，「戠」又从戈「爻」聲，故可讀為「暴」。「暴」字上古音或歸入宵部，或歸入藥部，與「爻」或同部或為陰入對轉，從「駁」字从「爻」得聲可以看出其聲母也有密切關係。³

此說能把簡文通讀得很好，但在「爻」聲與「暴」聲的關係上，只列了「駁」从「爻」聲（《說文》以為「駁」从「爻」聲，而徐鉉說：「爻非聲，疑象駁文。」很早就對駁从爻聲提出了質疑。現在從出土戰國材料來看，「爻」聲所讀的喉牙音與「明」母的關係密切可通，證據是越來越多了。

又，從以上材料來看，「歸」字似應有二讀。安大簡《關雎》及《陟岵》的「歸」雖然可以讀「寐」，但已往釋為「寢」的「歸」字，是否也應該跟著安大簡改讀「寐」呢？前引原考釋也舉了「歸」可以讀「寢」的例子，分別是：《包山簡》146「所有責於刳歸毆、寢毆、繇毆師而不交於新客者」、《郭店·六德》3「歸四叟（鄰）之𠂔（殃）瘳（禍）」、《上博六·天甲》11「臨𠂔：不言鬻（亂），不言歸（寢），不言威（滅）」、《清華叁·赤鰲》7「帝命二黃它（蛇）與二白兔尻句（后）之歸（寢）室之棟」等三條材料，說明「歸」應該讀為「寢」。另外，還有《清華叁·赤鰲》5-6「少（小）臣乃寐（昧）而歸於迢（路）」、簡 11-12「尻句（后）之歸室之棟」。以上這些材料中，「歸室之棟」一詞的「歸」，依後世的習慣來看，確實是讀「寢」較好。由此看來，「歸」字似乎有「寢」「寐」兩讀。

二 偕歸思休

安大簡《詩經》簡 2「偕歸思休」，原考釋讀「休」為「服」：

³ 陳劍〈昭東讀後記〉：〈上博竹書《昭王與龔之睪》和《東大王泊旱》讀後記〉，簡帛研究網，2005 年 2 月 15 日。

寤寐思忭：《毛詩》作「寤寐思服」。忭，楚文字習見，从「人」，「不」聲，「倍」字異體，在此當從《毛詩》讀為「服」。「倍」、「服」音近古通。

忭，楚文字習見。在多數材料中讀「背」，讀「服」，都很合適，二字上古韻屬之職部，與「忭」近。《上博四·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「鬻（狄）人之忭（附）者七百邦」（競3+競8），「忭」舊或讀為「附」，現在看來應該讀「服」。「附」上古韻屬侯部，與「忭」韻部相去稍遠。同樣的，同篇有「箴（篤）遐（歡）忭忭（忭）」句，「忭」字我舊讀為「附」⁴，現在看來，也應改讀為「倍」，不應讀「附」。

三 為絺為綌

安大簡《詩經》簡5「為絺為綌」，原考釋徐在國先生云：

為絺為綌，《毛詩》作「為絺為綌」。《詩·鄘風·君子偕老》「蒙彼絺綌」之「絺」簡本亦作「絺」。「絺」「綌」二字原文作「𦃟」「𦃟」。「絺」从「希」「氏」，「希」旁所从「巾」作「市」。「絺」从「希」聲。上古音「希」屬透紐微部，「氏」屬端紐脂部，二字聲紐均屬端紐，脂微旁轉，音近可通。今本《老子》第四十一章「大音希聲」，《郭店·老乙》簡一二「希」作「祗」。疑「絺」字所从「希」「氏」二旁皆聲。「絺」「綌」二字左旁上部所从𦃟，見於九年衛鼎「𦃟」字偏旁。關於「𦃟」字，林澧《新版〈金文編〉正文部分釋字商榷》（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八屆年會，江蘇太倉，一九九〇年）指出：「馬王堆《老子》乙本卷前佚書『內亂不至，外客乃卻』，卻作𦃟。《足臂灸經》『腳攀』，腳作𦃟；『入腳出股』，腳作𦃟，可證「𦃟」（九年衛鼎）即『谷』字。《說文》：『綌，粗葛也。』𦃟象布線交織。」其說可從。「𦃟」當為「綌」之初文，象粗葛布之形。據此，頗疑「綌」字左半上部的「𦃟」屬於「尸」旁或與「尸」旁共用，應分析為从「巾」或「希」，「卻」省聲，即《說文》「綌」字或體「𦃟」的異體。《包山》簡一八四「𦃟」同，舊多釋為綌，也應改釋為「卻（綌）」。《上博一·孔》簡二四有「絺綌」二字（參陳劍《戰國竹書論集》第一頁至第三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三年），從殘存筆畫看，與簡本「絺綌」二字寫法有別，但「絺」字右半从「氏」

⁴ 季旭昇：〈《上博五·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「篤歡附忭」解〉，武漢大學「簡帛網」，2006年3月6日。

聲，卻與簡本「絺」字同。⁵

程燕先生〈「谷」字探源——兼釋「谷」之相關字〉對這個問題也進行深度的探討：

「希」、「谷」應是由「𦵏」產生的分化字。「谷」乃「綌」之初文，在𦵏形上加「口」，「口」蓋有描摹布紋粗疏狀之義。「谷」後來類化為「谷」形，又贅加「糸」旁。「希」為「絺」之初文，是在「𦵏」上加「巾」旁表示細葛之形，後亦綴加「糸」旁。上古音「希」屬曉紐微部，「谷」屬群紐鐸部，音近可通。安大簡讀作「綌」的「𦵏」，即从「希」聲，是其力證。又《左傳·昭公二十七年經》：「楚殺其大夫卻宛。」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「卻宛」作「郤宛」（高亨 1989:333）。另外，三晉古璽中有字作𦵏（《璽滙》2602），劉釗（2006:315）最早釋為「絺」，甚確。字在璽文用為姓氏，可讀為「郤」，《說文》：「郤，晉大夫叔虎邑也。」段注：「晉大夫叔虎邑也。叔虎之子曰郤芮。以邑為氏。」《廣韻·陌韻》：「郤，姓，出濟陰、河南二望。《左傳》晉有大夫郤獻子。俗从「𦵏」。⁶

程文對「綌」、「絺」的形體來源及演變、主張「希」、「谷」應是由「𦵏」產生的分化字，都做了深入的探討，很有意義。但對「𦵏」字及「𦵏／希」，我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。

我們認為「𦵏」只是「𦵏／希（讀「綌」）」的初文（不是細葛布「絺」的初文），象粗葛布之形，加「巾」或「市」為義符，仍然是粗葛布的「綌」字，先民最早織的應是粗葛布，因此為之造字是很合理的。安大簡《詩經·葛覃》的「𦵏」、「𦵏」的左旁都是「希（綌）」，不是「絺（丑飢切）」。粗葛布線條較為稀疏，因此「希（綌）」有稀疏之義，此義讀「香衣切」。換句話說，「𦵏」的後起字形「𦵏／希」應該有兩個音義：「綺戟切」表粗葛、「香衣切」表稀疏，兩個音讀完全無關，不能通假，但其意義則是同一個字形「𦵏」不同面向的解釋，這種現象在早期的古文字中極為常見，如甲骨文「卜／外」、「女／母」、「帚／婦」、「示／主」、「羽／翼」同字，就是大家熟知的例子。據此，我們可以進一步懷疑「𦵏」字本

⁵ 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（一）》，頁 73。

⁶ 程燕〈「谷」字探源——兼釋「谷」之相關字〉，《語言科學》第 17 卷第 3 期（總第 94 期）（2018 年 5 月），頁 225-229。

來就有「綺戟切」表粗葛和「香衣切」表稀疏兩個音讀及義項。

「希／希」本來是「綌」字，所以加上「糸」旁作「絺」，仍讀「綺戟切」，不讀「丑飢切」。其後，織布技術越來越進步，能夠織出比較精細的葛布了，於是在「希／希（綌）」的基礎上，加上「氏」聲，造出「絺」字；「希／希（綌）」字在安大簡作「𦃟」，在上博一《孔子詩論》作「𦃟」（字形分析見下文）。漢代以後，「希／希」字的「香衣切」一讀越來越普遍，於是漸漸獨占了「希／希」字形；而「綺戟切」一讀就漸漸改用「𦃟／谷」形，「𦃟」也改寫為「綌」。相對的，「絺」字也被寫成「絺」，武威儀禮泰射 5「纂用錫若絺」字作「𦃟」，已經寫成从糸从希（應該看成从糸、絺省）。這一部分，將另文探討。

「絺綌」已往也出現過，上引程文已經指出《上博一·孔子詩論》有「絺綌」二字，程文以為從殘存筆畫看，與簡本「絺綌」二字寫法有別，但「絺」字右半从「氏」聲，卻與簡本「絺」字同。旭昇案，《上博一·孔子詩論》簡 16+24 云：「夫蒿之見訶也，則已𦃟𦃟之古也」，原考釋隸作「夫蒿之見訶（歌）也，則已（以）□𦃟之古（故）也」，陳劍先生〈《孔子詩論》補釋一則〉隸作「夫蒿之見訶（歌）也，則已（以）𦃟𦃟之古（故）也」，且謂：

𦃟字左半已殘，其上所从當為「艸」，右下所從沒有問題是從「氏」，……。𦃟字……隸定作「𦃟」……當讀為「絺綌」。……從讀音上看，𦃟的聲符「氏」與「絺」，𦃟的聲符「丰」跟「綌」上古音都很接近。「氏」及大部分從「氏」得聲的字都是端母脂部字。「絺」是透母字，其韻部一般根據聲符「希」歸為微部。端透鄰紐，脂微二部關係密切。……「丰」在戰國文字中常作為「戟」的聲符，「戟」有寫作從「各」聲的。裘錫圭先生曾指出「丰」聲在古代有與「各」相近的一種讀法。……從文意上來講，今本《毛詩·周南·葛覃》第二章云：「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維葉莫莫，是刈是濩；為絺為綌，服之無斃。」葛因可以提取纖維製成葛布「絺綌」供人使用，所以受到歌詠。⁷



在《上博一》剛出版的當時，能夠解出這兩個字是「絺綌」，確具卓識。至其字形分析，「絺」字作「𦃟」，陳劍先生指出右下从「氏」，左下由於殘缺太甚，因此陳文很矜慎地未予隸定。「綌」字作「𦃟」，陳劍先生以為左下从「丰」，從

⁷ 陳劍：〈《孔子詩論》補釋一則〉，《國際簡帛研究通訊》第二卷第三期（2002 年 1 月），頁 10；《中國哲學》廿四輯〈經學今詮〉；又《上博楚竹書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出版社，2002 年 3 月）。又收入氏著《戰國竹書論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 年），頁 1-3。


字形及讀音來看，似乎也很合理。不過，由於有《安大簡》的對比，我們認為此字左下似乎還可以再討論。

程燕先生在〈上博簡《孔子詩論》「絺綌」字形補說〉（未刊稿）中已指出：

（上博一《孔子詩論》「絺綌」，）我們懷疑首字應該分析為从「艸」「𦰩」聲。另外，還有一個強有力的證據，安大簡《君子偕老》「𦰩（絺）」的形體右旁恰好與此字右下殘餘筆劃完全相同，二字形如圖所示：

 安大簡《君子偕老》  上博簡《孔子詩論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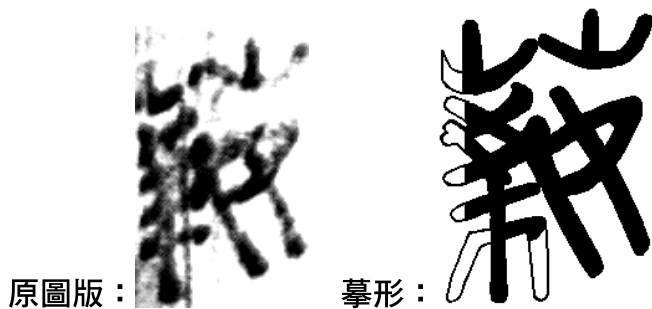
次字可分析為从「艸」「𦰩」聲，二字字形比對如下：

 安大簡《葛覃》  上博簡《孔子詩論》

綜上所述，我們認為上博簡這兩個字讀作「絺綌」。

程文認為《孔子詩論》的「𦰩」、「𦰩」所从就是安大簡《詩經》的「𦰩」「𦰩」，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尤其是有安大簡《君子偕老》「𦰩」字作「𦰩」的旁證。但是，仔細分析這些字形，似乎又不是那麼單純。以下先分析「綌」字。

上博一《孔子詩論》的「絺」字作「𦰩」，其左邊稍殘，所以看不到完整的字形。陳劍先生隸為「𦰩」，以為左下方所从為「丰」。但是，這麼隸定，似乎有兩個問題，一是「丰」的左旁剩餘的空間太大了，我們把此字包括殘缺部分的完整圖版呈顯在下（圖左）：



看得出，「丰」形左旁剩餘的位置太寬，如果把這個「丰」旁的左半全部寫滿，則會左寬右窄，變成一個結體極不勻稱的「丰」字；其次，釋為「丰」，其豎筆之外的斜筆有四畫，楚簡所有的「丰」旁最多只有三斜畫，沒有作四斜畫的。

因此，這個字的左下應該不是「丰」，我們認為它應該就是「希（希）」，也就是讀為「綌」的「希」。我們把這個字的殘缺部分補足後，完整字形應該如上面的右圖。只描外框而中心留白的部分，是原圖版殘缺或磨損。看得出，有些地方應該有筆畫，最明顯的是左下「市」旁的左下筆畫的位置，還看得到一個豎筆；其右下筆畫的位置，也隱隱約約看出原來應該有個豎筆。因此，這個字應該是从艸、从敫聲。敫从希（希）（綌）、女，所以這個字可以隸定為「𦰩」，釋為「綌」。

前引程文〈上博簡《孔子詩論》「絺綌」字形補說〉也主張《孔子詩論》此字左下應隸為「希」，但是由於沒有描摹出完整的字形，所以讀者無法判斷其說對不對。其次，程文認為此字右下所从為「卩」，不過，《孔子詩論》此字右下很明顯的是個「女」旁，這也連帶的影響了文章的說服力。

至於此字右下从「女」旁的作用，馮時先生認為「女」旁是聲符。⁸從前述「𦰩（綌）」旁的分析可知，「𦰩」旁加「巾」分化出「希」、加「口」分化出「谷」，其實仍然都是「綌」字。其後「希（綌）」旁加「氐」為聲符，分化出「𦰩」字，用來表示「絺」。比照「𦰩」字，馮時先生以為从「女」是聲符，看起來有其合理性。不過，「女」是泥紐字，「綌」是溪紐字，二字上古聲相去較遠，「女」是否聲符，還有待考察。同樣的，安大簡「𦰩」字右下从「卩」，其功能也還要研究。

其次談《孔子詩論》的「𦰩」。此字左下殘缺較嚴重，所以陳劍先生很謹慎地不做推測，只隸定為「𦰩」。程文引安大簡《君子偕老》的「𦰩」字，以為《孔子詩論》的「𦰩」左下也應該从「希」，我們把《孔子詩論》此字的大圖及描摹圖列在下面：



左旁是原圖，有些筆畫糾結在一起，所以不好辨認；右圖右下的「氐」旁經過鏤空後，其左下方的偏旁就比較好估計了。從右圖看得出，左下方如果是「希」，

⁸ 馮時：〈戰國楚竹書《子羔·孔子詩論》研究（一）〉，《考古學報》2004年第4期，頁404-405；《中國古代、近代文學研究》2005年第2期。

它的筆畫會太寬，寬到不合理。其次，從左下偏旁殘留的筆畫來看，這個偏旁右下的部分還算清楚，它不太可能是「巾」或「市」。因此雖然安大簡《君子偕老》的「綈」字左旁从「希」，但是《孔子詩論》的「絺」字左下很難認為是从「希」。再說，戰國文字異體繁多，上博一《孔子詩論》的「綌」字右下既然可以从「女」，與安大簡《葛覃》从「卩」不同，那麼《孔子詩論》的「絺」字左下也可能不从「希」，不必與安大簡同。綜上所述，我們目前以為《孔子詩論》的「絺」字左下不能確定是何旁，只能暫時保留。